

# 新声

# 淡泊方能从容

孙燕超

毕加索即使天才也愿守初心,考古学家即使年老也愿追求价值。我们是否也愿意在追求中坚守,在坚守中追求呢?向往梦想不失平凡。

屈原曾在江畔沉吟:“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,固将穷而终死。”看似他的一生都浪费在了无穷尽的苦难中,实则他却花去了一生的时间追随了自己的心,未变的初心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,树林阴翳,鸟鸣声悦耳,我去山中拜访一位住在茅屋中的忘年交朋友。

说起我与老头的相识,还是一日去山中漫步,在偏远处看见一间茅屋,我正不想在是凑趣吧,脚下已撒开了步子。上前一看,茅屋简陋,但却整洁,中间还挂了一幅简单随意的泼墨画,正当我伫立欣赏之际,正遇上午后散步归来的老头。

小姑娘在门口张望什么呢?进屋坐吧。眼中神采飞扬的老头同我打招呼。

进了屋发现老头的鱼竿旁零散着堆了一堆画。老头见我生好奇,忙说,看我钓鱼去,我给你讲故事。我欣然应允。

垂钓之际,我心里想,此人真特别,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。老头开了口,恨不得将过去的经历说成光辉岁月,道尽一生。

年轻时,我就喜欢画画,农村家庭有读书无用的思想,别作画了。但我坚持,这一坚持就是一生。我从年少画到老年,即使倾家荡产,也要将追求“浪费”在路上,我画技日臻进步,能画出更精美的画,思索之后,觉得画的水平是无止境的,何必为此困扰,因而决定改变画风,追求自由随意率性,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,让世人评论。所以,我也像孩子般简单,一冲动来了山林搭了间茅屋,静心作画。当然,生活问题还是靠每次参赛所获不菲的奖金维持。

他就这么简单地道尽了一生,他与世隔绝习画与生活方式让我愕然,我不敢奢论他的绘画水平,他自认为绘画水平很高,将生命中所有精力投入到无止境的追求中,而花去一生时间追求的不仅是梦想,还有最初如孩童般简单的初心。因为真心,他花去一生时间在山上孤僻作画;因为真心,老头终其一生过着简单的生活。

坚持作画,他没变的不仅是追求,还有童心。他“浪费”了一生,花去了一生,也享受了一生。

我知道,即使年老,或是天才,也要终其一生地像孩童般保持简单的初心,因为,看似将一生都浪费在了追求上,实则花去了一生时间追随了初心,成全了自己的梦想。

## 陈绍龙

当!当!或是当!当!还有,连续性的“当——当——”其意表述为:预备、上课、下课、放学。村民们会依据铃响行事,他们会说,学校都打预备铃了,都是上午第二节课了,或者说,下午都放学了。铃响是另一种时间的刻度。铃声没有阴天。

我是新时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师范毕业生。我在秋李郭小学教书。学校建在山脚下。这里过去是公房,秋李郭人设想要在这里办造纸厂,没成;又有人想在这里养蚕,只养了一季,也放弃了;考虑到周边有些孩子失学,用这几间房子办学校,成了。教室是村民自己用石头砌的。教室石头缝漏风。遇雪,再刮风,会有雪花从墙壁里吹进来。冬季,我们常在室内看雪。学校的简陋今天难以想像。什么都缺,包括那半块犁铧。

那时,流行两个词:拨乱反正,百废待兴,一个与政治有关,一个与经济有关。

“勤(俭)学”不只关乎学生自己,更关乎学校,关乎学校的生存。记得那时学生没有课桌,我便想着自己动手,造课桌。山上不缺石头,村民们搬来石头,我和孩子们一起在两头搭成架,中间用学生从家里带来柴火杆或是竹竿密密地码好。上面用和好的带草茎的泥巴糊好,再在泥巴上糊一层报纸,泥巴收干,课桌便成了。我的创意成了经验,受到公社的表扬,并且在公社推广,还得到了我工作以来的第一件奖品,一盏马灯。

那时我想,怎么会有这样的奖品。

学校没有食堂,我就到学生家里代饭,就是挨家吃,吃百家饭,说好了是给钱的,可家长不收,算是“白吃”。好在学生多,一家吃过一顿,没有第二

回,差不多一个学期也就结束了,并没给学生家增添多少负担。这让我多少有些欣慰。早年间,村民家不富裕,有豆腐吃也算不错的了。起先,我不明白,学校那棵歪脖子的榆树,怎么就不见新长的嫩叶的呢。当地的一位民办老老师告诉我,嫩绿的榆树叶能吃。

吃过百家饭之后,我似乎跟秋李郭所有的人熟了。他们常来看我,隔着窗户向教室里张望,他们把锄头扛在肩上,锄头亦如那犁铧,与阳光窃窃私语,基或有一团光映照到教室的墙上,这团光像是搞笑的表情。他们在窗外看我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,看我拿小铁锤去敲那半块犁铧,所有的东西都让他们觉得新奇;然后向我笑,跟学生一样没缘由地走到我面前,道一声“陈老师好!”他们知道我是“新时期”以来第一个到学校教书的大学生。这成了一件很励志的事,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。孩子要读书。

铃声清脆,一如这板结的土地上播下的光明种子,这串晶莹的露珠,使得每个早晨和黄黄昏都变得愉悦起来,为山乡增色。

日子的孩子我没有要求他们来上晚自习,可是,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里来。家长们就聚集在教室的外面。直到那半块犁铧敲响,晚自习结束,他们才领着各自的孩子回家。家长们把灯点亮,我才发现,每个家长手里都拎着一盏马灯。我也似乎明白了那尊奖品的寓意。

站立窗前,马灯把夜色铺出一个亮点。亮点在山梁上蜿蜒。当!当!当!一如一串串清脆的铃声,山乡古老的韵律里,让人听到了新声。

## 淮畔秋色

刘超摄



# 飞驰的故乡

张丽娟

“下了楼沿荷花池门口往西走,看见长征路时就到了。”“荷花池门口有条河,河北边还是河南边?”“河北边,每天都是好多人排队,闻到香味就是了。”“……回到长江边上的故乡,袅袅的烟火气息里是久违的故乡和故人,就听着一句那里的烧饼和小时吃是一样的味道,就能兴冲冲地跑出去寻找。

虽然周围又造起了高楼,修起了新桥,荷花池还是原来的样子,鱼虾淡绿的韵味里混着着羊肉的香味,忙着从车上卸货的商贩穿着皮裤,防止鱼车上的水漏进裤脚,忙忙碌碌的工人和从从容容的行人,傍晚菜市场门口的这条路显得格外的有生活气息,其实,荷花池就是荷花池农贸市场,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自然是不必说全称。

刚刚下过雨的水泥地上还有点积水,不过不碍事,小跑小跳过了这一段,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就在眼前。烧饼店还没到,但不妨碍驻足看门口的老花,还有二楼檐下有一个傍晚的绿植,有些生锈的大门,在夕阳的斜照里也有一番景致之外的美,戴着老花镜的老奶奶在院子里喂着桂花,桂花糕,桂花糖都是不必说全称。

太阳西沉,又开始飘起了雨,果然,烧饼的香味飘过来了,还有围着一个小小店面的人们,一边

在排队一边在聊着家长里短,一炉烧饼从做好到下饼炉炕好,大概要半小时到四十分钟。老板是上了年纪的老板,大家都是老熟客,从他们口中得知老板做了好多年,这一带甚至搬到新城市的人都会早早晚晚来等这一炉烧饼。

反正是等,加上乡音亲切,慢慢也就跟着聊开了,说说炉里的烧饼,说说老邻居老街坊,再说说新城市的新事。多久没用家乡话,初时还是有些生涩,但一旦开了口就越讲越顺,炉火升腾起丝丝蓝光,温暖的火炉和熟悉的乡音让人倍感温馨,时光飞逝里唯有这一炉烧饼还是原来的样子,唯有等待着这一炉烧饼的心情还是一样忐忑,不知道是不是能赶上这一炉,或者下一炉肯定能排到。

一个孩子妈妈的怀里撒娇说要吃糖醋的饼,明明说家乡话的她在问我她的时候,突然改用普通话回答,原来自以为乡音无改的家乡话还是露出了破绽,小孩子最是敏感,她听着我的口音,认定我是一个外人,或者说是一个学讲本地话的人,所以她觉得用普通话回答我最恰当。

原来总觉得哪怕是离家万里,可这根植在血脉中的乡音,总是维系自己与家乡的一条不可断的纽带;总觉得哪怕是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,但熟悉乡音里的一字一句,总会让他们意识到我也是曾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人。故乡在飞驰,自

己在改变,原本引以为傲的一口乡音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模样,在他乡时是不折不扣的外乡人,回到故乡的自己,还是外乡人,属于自己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?

这样的认知让人有些沮丧,不过烧饼就要出炉了。老板把最后一口烟抽完,扔掉了烟蒂,拿手电筒往炉膛里一照,专门用来夹烧饼的火钳百发百中,一会功夫烧饼就全部推到了炉边,几个烧饼多少钱,基本上也不需要算,一边念着有闲地往口袋里装烧饼,随手就收了钱,转到最后一个,也就没得挑,有什么馅的就拿什么馅的,大家也会互相匀匀,毕竟都是老街坊,考虑到旁边带着孩子的或上了年纪的老人家,大家都尽量不多买,反正第二天早上就能买到新鲜的。

真是名不虚传,排队将近一个小时,终于买到了烧饼,每种馅的两个,吃上一个肉松馅的,熟悉的味道在味蕾里绽放,果然是小时候的味道,这时候就格外赞同一个老顾客的话,如果老板再不找摊人,以后想吃上这一口就难了。这一口烧饼代表着故乡的味道,这个熟悉的味道,就像记在心里的一座桥,再没有比这更坚固的桥,她坚定地联系起故乡和我们。无论故乡的面貌如何改变,又哪怕我们在时光里渐渐老去,穿过这座弥漫岁月之香的桥,透过养育我们成长的美食,就能望见幼时那故乡中的自己。



## 贺神舟十一号升空与天宫二号对接

朱洪滔

且乘神舟入宇门,金秋时节节节等。  
人间冗杂嫌喧闹,上界清幽好扎营。  
扶杖须炎游帝阙,隔窗万里瞰昆仑。  
天宫九曲深河汉,却是中华又一村。

## 三台山观花海

武斌

如此风光如此人  
花香万里伴风尘  
邀来地北天南客  
桃花园中共美谈

## 九十述怀

陈新民

虚度年华九十年,攻书练剑两齐全。  
林泉老骥心犹壮,余热生辉笑语喧。



投稿邮箱:

xyrbxhy@163.com  
QQ交流群:290248325